



2012 年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莫言◎著

MOYAN

莫言自选集

[莫言文学创作各阶段代表作品精选]

《透明的红萝卜》等中短篇小说、散文精品15篇

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 无删改全篇奉献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联合出版

[莫言文学创作各阶段代表作品精选]

MOYAN

莫言自选集

莫言◎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联合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自选集/莫言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11-3595-8

I. ①莫… II. ①莫…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1377号

莫言自选集

作 者 莫 言
责任编辑 汤万星 蒋东雪 李晓娟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10-67693312
总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845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95-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土行孙和安泰给我的启示（代序）

——在中、韩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在我还是一个儿童时，就听老人们讲述过土行孙的故事。他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因为这绝技，他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也多次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长大后我自己从书上看到过希腊神话中那位巨人安泰的故事。他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如果离开了土地，他就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做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而人民——土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天才，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要想写出能够深刻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始终与最广大的民众站在一起，时刻不忘记自己是民众的一员，永远把民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就像土行孙和安泰时刻不离开大地一样，我们才能获得蓬勃的创作动力，才能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一直把自己个人的痛苦和人民大众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一直保持着“土包子”的本色，尽管难免遭受聪明人的讥讽，但我以此为荣。我的已经被翻译成韩文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都是我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有些篇章尽管描述的是历史生活，但其中贯注着的也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作家的强烈情感，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性。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

是在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宣泄自己的情感，但由于个人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幸运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因此，即便是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人民性。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年轻气盛时，也曾一度怀疑过“生活决定艺术”这一基本常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增加，我体会到，即便那些自以为凭空想象的创作，其实也还是生活的反映，也还是建立在自我经验基础上的产物。

近年来，我渐渐地感受到一种创作的危机，这危机并不是个人才华的衰退，而是对生活的疏远和陌生。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许多作家同行们的问题。当你因为写作获得了高官厚禄，当你因为写作住进了豪宅华屋，当你因为写作拥有了香车宝马，当你因为写作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你就如同离开了大地的土行孙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你也许可能不服气，口头上还振振有词，自以为还力大无穷，但事实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随着一个作家的作品数量的日渐增加和名声的逐步累积，不仅仅使他在物质生活上和广大民众拉开了距离，更可怕的是使他与人民大众的感情拉开了距离。他的目光已经被更荣耀的头衔、更昂贵的名牌、更多的财富、更舒适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庸懒惰。他已经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和强烈的爱憎，他已经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不放过一切机会炫耀自己的成功和财富，把财富等同于伟大，把小聪明等同于大智慧。他追求所谓的高雅趣味，在奢侈虚荣的消费过程中沾沾自喜。他热衷于搜集和传播花边新闻和奇闻逸事，沉溺在垃圾信息里并津津乐道。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写作，尽管可以保持着吓人的高调，依然可以赢得喝彩，但实际上已经是没有真情介入的文学游戏。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最大的悲哀。避免这种结局的方法，当然可以像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离家出走，当然可以像法国画家高更那样抛弃一切远避到南太平洋群岛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但如果做不到这样决绝，那也起码应该尽可能地与下层人民保持联系，最起码地要在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不要忘记自己的卑贱出身，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对你得到的一切应该心怀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聪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讥讽的对象，你要用大热情关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对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关注上。总之，你不要把别人想象得那样坏，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样好。

是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欲横流、矛盾纷纭，但过去的时代其实也是这样。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就在他的名作《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

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在直下地狱。”

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过剩的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只有朴实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生活中，默默涌动着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创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这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资源。

作家当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地创新，大胆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处理生活，大胆地充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抗，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作品中贯注着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则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必须在作品中倾注我们的真实情感，不是为了取悦某个阶层，不是用虚情假意来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而要触及到人的灵魂，触及到时代的病灶，首先要触及到自己的灵魂，触及到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态度向自己问罪，不仅仅是忏悔。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在诸多的娱乐把真正的文学创作和真正的文学批判和阅读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文学不应该奴颜婢膝地向人们心中的“娱乐鬼魂”献媚，而是应该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宝贵本质，捍卫自己的尊严。读者当然在决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会创造出自己的读者。

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也正如同狄更斯的描述，“这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只要我们吸取土行孙和安泰的教训，清醒地知道并牢记着自己的弱点，时刻不脱离大地，时刻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平凡生活，就有可能写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共同的优点和弱点，深刻地展示了人类的优点所创造的辉煌和人类弱点所导致的悲剧，深刻展示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和善恶美丑之间的朦胧地带并在这朦胧地带投射进一线光明的作品”。这也是我对所谓伟大作品的定义。很可能我们穷其一生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具有这样的雄心，总比没有这样的雄心要好。

莫言

目 录

长篇小说	1
《丰乳肥臀》主要人物表 / 3	
丰乳肥臀	
第一卷 / 6	
第二卷 / 40	
第三卷 / 136	
第四卷 / 220	
第五卷 / 269	
第六卷 / 332	
第七卷 / 413	
卷外卷：拾遗补阙 / 441	
短篇小说	469
白狗秋千架 / 471	
草鞋窰子 / 484	
大风 / 495	
姑妈的宝刀 / 501	
断手 / 509	
中篇小说	521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 523	

怀抱鲜花的女人 / 555

藏宝图 / 581

牛 / 607

透明的红萝卜 / 656

散 文 691

草木虫鱼 / 693

厨房里的看客 / 696

狗文三篇 / 698

会唱歌的墙 / 708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 715

长篇小说

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丰乳肥臀》主要人物表

- 母亲 上官鲁氏。乳名璇儿。自幼丧母，随姑父于大巴掌和姑姑长大，嫁给铁匠儿子上官寿喜。晚年信仰基督教，寿九五而终。
- 大姐 上官来弟。母亲与姑父于大巴掌所生。先嫁沙月亮，生女沙枣花。解放后被迫嫁给残疾军人孙不言。后来爱上了从日本归来的鸟儿韩，生子鸛鹑韩。在搏斗中打死孙不言，被处决。
- 二姐 上官招弟。生父亦为于大巴掌。嫁给抗日别动大队的司令司马库，生女司马凤、司马凰。在与独立纵队十七团的割据战中，中弹身亡。不久，一对女儿也被那位倡导极左“土改”政策的大人物密令处死。
- 三姐 上官领弟，人称“鸟仙”。生父为一个熬小鸭的（土匪密探）。她深爱鸟儿韩，韩被日寇抓了劳工后，神经错乱，设立鸟仙神坛禳解。后嫁给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因练习飞翔摔死在悬崖下。生子大哑、二哑，俱被飞机炸弹炸死。
- 四姐 上官想弟。生父乃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救全家，她自卖自身进了妓院。后流落他乡，音信全无。“文革”中被遣返还乡，多年积攒的财物被洗劫，并遭受残酷批斗，后旧病复发而死。
- 五姐 上官盼弟。生父乃杀狗人高大膘子。少年时自愿参加爆炸大队，后嫁给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生女鲁胜利。曾经当过卫生队长、区长、农场畜牧队长。改名马瑞莲。“文革”中自杀身亡。
- 六姐 上官念弟。生父乃天齐庙智通和尚。爱上了被日机击落后为司马库的部队收容的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结婚后的第三天即与巴比特一起被鲁

立人领导的独纵十六团俘虏。逃亡后被一寡妇诱至山洞与巴比特同归于尽。

七姐 上官求弟。母亲被四个败兵强暴所生。早年被卖给白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后改名乔其莎，毕业于省医学院，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动改造。因饥饿，暴食生豆饼胀死。

八姐 上官玉女。与金童为双胞胎，生父乃瑞典籍传教士马洛亚。生而失明。生活困难时期，因不忍心拖累母亲，投河自尽。

我 上官金童。母亲唯一的儿子。患有恋乳症。一生嗜乳，以致精神错乱。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后因“奸尸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刑满还乡，曾在外甥鸚鵡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后在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因被炒、被骗而失败，终至穷愁潦倒，一事无成。

上官寿喜 铁匠，母亲的丈夫，因无生殖能力，迫使母亲借种生子。后为日寇所杀。

上官福祿 铁匠，上官寿喜之父，后为日寇所杀。

上官吕氏 上官福祿之妻。铁匠，上官家的当家人。专横凶悍，晚年痴呆，因欲加害玉女被母亲失手打死。

司马亭 大栏镇首富，“福生堂”大掌柜。当过镇长、维持会长。后随担架队参加淮海战役，立过大功。

司马库 司马亭之弟，“福生堂”二掌柜，上官招弟之夫。抗日别动大队司令，还乡团团长。被捕后逃脱，后自首，被公审枪毙。

司马粮 司马库与三姨太之子。司马家遭难后，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后出走，流落他乡，成为南韩巨商。改革开放后回乡投资建设，花天酒地，惹是生非，后逃匿。

沙月亮 上官来弟的丈夫。抗战时期为黑驴鸟枪队队长。后投降日寇，任伪渤海警备司令，“皇协军”旅长。被爆炸大队击败后自杀。

沙枣花 沙月亮与上官来弟之女。出生后即由母亲抚养，与金童、司马粮等一起长大，与司马粮感情很深，后流落江湖，成为神偷。司马粮还乡后，因求婚不成而跳楼殉情。

鸟儿韩 上官领弟的意中人，懂鸟语，善捕鸟，通武术，是使用弹弓的高手。被日寇掳至日本国做劳工，后逃至深山，穴居十五年始归国还乡。在上官家居住期间，与被孙不言虐待的大姐上官来弟发生了恋情。因来弟失手打死孙不言，他作为同案犯被判刑，押赴青海劳改途中，跳车

身亡。

马洛亚 瑞典传教士，因战乱频仍而滞留在高密东北乡，主持大栏镇基督教堂的教务，能说流利的汉语，与当地老百姓相处融洽。与上官鲁氏发生恋情，乃上官金童与上官玉女的生身父亲。后因不堪黑驴鸟枪队的凌辱从钟楼上跳下身亡。

鹦鹉韩 鸟儿韩与上官来弟之子。其父母双亡后，由母亲抚养成人。改革开放后，与其妻耿莲莲合办“东方鸟类中心”，骗取银行巨款，挥霍浪费，穷奢极欲，后被判刑。

鲁立人 即蒋立人。后又改名李杜。先后担任过抗日爆炸大队政委、独纵十七团政委、高东县县长、副县长、农场场长，在生活困难时期因心脏病发作而死。

鲁胜利 鲁立人与上官盼弟之女。幼时曾经由母亲抚养，后被其父母接回县城读书。改革开放后，担任过工商银行大栏市分行行长、大栏市市长。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

孙不言 上官家邻居孙大姑之长孙，生来即哑。曾经与上官来弟订婚。上官来弟与沙月亮私奔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爆炸大队。后与鸟仙上官领弟结婚。解放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荣立大功，身体残疾。在政府的帮助下，与孀居在家的上官来弟结婚。当他发现了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恋情后，愤而搏斗，被上官来弟打中要害死亡。

纪琼枝 上官金童的启蒙老师，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改革开放后，曾任大栏市首任市长，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丰乳肥臀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第一卷

第一章

马洛亚牧师静静地躺在炕上，看到一道红光照耀在圣母玛丽亚粉红色的乳房和她怀抱着的圣子肉嘟嘟的脸上。去年夏季房屋漏雨，在这张油画上留下了一团团焦黄的水渍；圣母和圣子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木呆的表情。一只牵着银色细丝的喜蛛，悬挂在明亮的窗户前，被微风吹得悠来荡去。“早报喜，晚报财。”那个美丽苍白的女人面对着喜蛛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会有什么喜呢？他的脑子里闪烁着梦中见到的那些天体的奇形怪状，听到街上响起咕噜噜的车轮声，听到从遥远的沼泽地那边传来仙鹤的鸣叫声，还有那只奶山羊恼恨的“咩咩”声。麻雀把窗户纸碰得扑扑棱棱响。喜鹊在院子外那棵白杨树上噪叫。看来今天真是有喜了。他的脑子陡然清醒了，那个挺着大肚子的美丽女人猛然地出现在一片光明里，焦渴的嘴唇抖动着，仿佛要说什么话。她已经怀孕十一个月，今天一定要生了。马洛亚牧师瞬间便明白了喜蛛悬挂和喜鹊鸣叫的意义。他一骨碌爬起来，下了炕。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

拣出扔掉。这个肥大的妇人动作笨拙，但异常有力，那把金黄色的、用黍子穗扎成的笤帚在她的手中像个玩具。她把土盛到簸箕里，用大手按结实，然后端着簸箕站起来。

上官吕氏端着尘土刚刚拐进自家的胡同口儿，就听到身后一阵喧闹。她回头看到，本镇首富福生堂的黑漆大门洞开，一群女人拥出来。她们都穿着破衣衫，脸上涂抹着锅底灰。往常里穿绸披缎、涂脂抹粉的福生堂女眷，为何打扮成这副模样？从福生堂大门对面的套院里，外号“老山雀”的车夫，赶出来一辆崭新的、罩着青布幔子的胶皮轱辘大车。车还没停稳，女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上挤。车夫蹲在被露水打湿的石狮子前，默默地抽着烟。福生堂大掌柜司马亭提着一杆长苗子鸟枪，从大门口一跃而出。他的动作矫健、轻捷，像个小伙子似的。车夫慌忙站起，望着大掌柜。司马亭从车夫手中夺过烟斗，很响地抽了几口，然后他仰望着黎明时分玫瑰色的天空打了一个哈欠，说：“发车，停在墨水河桥头等着，我随后就到。”

车夫一手抓着缰绳，一手摇晃着鞭子，拢着马，掉转了车头。女眷们挤在车上，唧唧喳喳地嚷叫着。车夫打了一个响鞭，马便小跑起来。马脖子下悬着的铜铃叮叮当当脆响着，车轮滚滚，卷起一路灰尘。

司马亭在当街上大大咧咧地撒了一泡尿，对着远去的马车吼了一嗓子，然后，抱着鸟枪，爬上街边的瞭望塔。塔高三丈，用了九十九根粗大圆木搭成。塔顶是个小小的平台，台上插着一面红旗。清晨无风，湿漉漉的旗帜垂头丧气。上官吕氏看到司马亭站在平台上，探着头往西北方向张望。他脖子长长，嘴巴翘翘，仿佛一只正在喝水的鹅。一团毛茸茸的白雾滚过来，吞没了司马亭，吐出了司马亭。血红的霞光染红了司马亭的脸。上官吕氏感到司马亭脸上蒙了一层糖稀，亮晶晶，黏腻腻，耀眼。他双手举枪，高高地过头顶，脸红得像鸡冠子。上官吕氏听到一声细微的响，那是枪机撞击引火帽的声音。他举着枪，庄严地等待着，良久，良久。上官吕氏也在等待，尽管沉重的土簸箕坠得双手酸麻，尽管歪着脖子十分别扭。司马亭落下枪，嘴唇撇着，好像一个赌气的男孩。她听到他骂了一声，骂枪。这孙子！敢不响！然后他又举起枪，击发，啪塔一声细响后，一道火光蹿出枪口，黯淡了霞光，照白了他的红脸。一声尖厉的响，撕破了村庄的宁静，顿时霞光满天，五彩缤纷，仿佛有仙女站在云端，让鲜艳的花瓣纷纷扬扬。上官吕氏心情激动。她是铁匠的妻子，但实际上她打铁的技术比丈夫强许多，只要是看到铁与火，就血热。热血沸腾，冲刷血管子。肌肉暴突，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铁砸红铁，花朵四射，汗透浹背，在奶沟里流成溪，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她看到司马亭在高高的塔台上蹦了一下。清晨的潮湿空气

里，弥漫着硝烟和硝烟的味道。司马亨拖着长腔扬着高调转着圈儿对整个高密东北乡发出警告：

“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来了！”

第二章

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土炕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手扶着炕沿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她伸出双手，把尘土摊平，然后，轻声对儿媳说：“上去吧。”

在她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浑身颤抖。她可怜巴巴地看着婆婆慈祥的面孔，苍白的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话。

上官吕氏大声道：“清晨放枪，大司马又犯了魔怔！”

上官鲁氏道：“娘……”

上官吕氏拍打着手上的尘土，轻声嘟囔着：“你呀，我的好儿媳妇，争口气吧！要是再生个女孩，我也没脸护着你了！”

两行清泪，从上官鲁氏眼窝里涌出。她紧咬着下唇，使出全身的力气，提起沉重的肚腹，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

“轻车熟路，自己慢慢生吧。”上官吕氏把一卷白布、一把剪刀放在炕上，蹙着眉头，不耐烦地说，“你公公和来弟她爹在西厢房里给黑驴接生，它是初生头养，我得去照应着。”

上官鲁氏点了点头。她听到高高的空中又传来一声枪响，几条狗怯怯地叫着，司马亨的喊叫断断续续传来：“乡亲们，快跑吧，跑晚了就没命啦……”好像是呼应司马亨的喊叫，她感到腹中一阵拳打脚踢，剧烈的痛楚碌碌般滚动，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散发着淡淡的鱼腥。她紧咬牙关，为了不使那号叫冲口而出。透过蒙眬的泪水，她看到满头黑发的婆婆跪在堂屋的神龛前，在慈悲观音的香炉里插上了三炷紫红色的檀香，香烟袅袅上升，香气弥漫全室。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保佑我吧，可怜我吧，送给我个男孩吧……上官鲁氏双手按着高高隆起的、凉森森的肚皮，望着端坐在神龛中的瓷观音那神秘的光滑面容，默默地祝祷着，泪水又一次溢出眼眶。她脱下湿了一片的裤子，将褂子尽量地卷上去，袒露出腹部和乳房。她手撑土炕，把身体端正地放在婆婆扫来的浮土里。在阵痛的间隙里，她把凌乱的头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将腰背倚在卷起的炕席和麦秸上。

窗棂上镶着一块水银斑驳的破镜子，映出脸的侧面：被汗水濡湿的鬓发，细

长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高耸的白鼻梁，不停地抖动着的皮肤枯燥的阔嘴。一缕潮漉漉的阳光透过窗棂，斜射在她的肚皮上。那上边暴露着弯弯曲曲的蓝色血管和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白色花纹，显得狰狞而恐怖。她注视着自己的肚子，心中交替出现灰暗和明亮，宛若盛夏季节里高密东北乡时而乌云翻滚时而湛蓝透明的天空。她几乎不敢俯视大得出奇、坚硬得出奇的肚皮。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块冷冰冰的铁。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只遍体斑点的癞蛤蟆。铁的形象还让她勉强可以忍受，但那癞蛤蟆的形象每一次在脑海里闪现，她都要浑身爆起鸡皮疙瘩。菩萨保佑……祖宗保佑……所有的神、所有的鬼，你们都保佑我、饶恕我吧，让我生个全毛全翅的男孩吧……我的亲亲的儿子，你出来吧……天公地母、黄仙狐精，帮助我吧……就这样祝祷着，祈求着，迎接来一阵又一阵撕肝裂胆般的剧痛。她的双手抓住身后的炕席，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震颤、抽搐。她双目圆睁，眼前红光一片，红光中有一些白炽的网络在迅速地卷曲和收缩，好像银丝在炉火中熔化。一声终于忍不住的号叫从她的嘴巴里冲出来，飞出窗棂，起起伏伏地逍遥在大街小巷，与司马亭的喊叫交织在一起，拧起一股绳，宛若一条蛇，钻进那个身材高大、哈着腰、垂着红毛大脑袋、耳朵眼里生出两撮白毛的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耳朵。

在通往钟楼的腐朽的木板楼梯上，马洛亚牧师怔了一下，湛蓝色的、迷途羔羊一般的永远是泪汪汪的、永远是令人动心的和蔼眼睛里跳跃着似乎是惊喜的光芒。他伸出一根通红的粗大手指，在胸脯上画了一个十字，嘴里吐出一句完全高密东北乡化了的土腔洋词：“万能的主啊……”他继续往上爬，爬到顶端，撞响了那口原先悬挂在寺院里的绿绣斑斑的铜钟。

苍凉的钟声扩散在雾气缭绕的玫瑰色清晨里。伴随着第一声钟鸣，伴随着日本鬼子即将进村的警告，一股汹涌的羊水，从上官鲁氏的双腿间流出来。她嗅到了一股奶山羊的膻味，还嗅到了时而浓烈时而淡雅的槐花的香味，去年与马洛亚在槐树林中欢爱的情景突然异常清晰地再现眼前，但不容她回到那情景中流连，婆婆上官吕氏高举着两只血迹斑斑的手，跑进了房间。她恐怖地看到，婆婆的血手上，闪烁着绿色的火星儿。

“生了吗？”她听到婆婆大声地问。

她有些羞愧地摇摇头。

婆婆的头颅在阳光下辉煌地颤抖着，她惊奇地发现，婆婆的头发突然花白了。

“我还以为生出来了呢。”婆婆说。

婆婆的双手对着自己的肚皮伸过来。那双手骨节粗大、指甲坚硬，连手背上